

—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三元五 下午七點

壯	五角	綠財神	三元四
高	五角	福壽	三元四
洋	八角	綠砲台	三元四
電	一百三十	紅日當天	三元八角五
每百	四元五	人馬	三元八角四
元	七一二	名	煤油
元	九八五二	鐵鎗牌	每桶價
元		鐵鎗牌	二元八
元			二元七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行化六錢七 千零五	(天津專電) 二先令四二 三元	付券 五十元 二十四元 三十三元
第四次車票 由濟南開天津三十分	第三次車票 由天津站開下午八點三十分到濟南	第一點三十五分由天津東沽關開到瀋陽 第二點三十五分由天津開濟南

銅子	四十二兩八	津總站	上午八點三十分到天津
價	三十七兩五	車站	上午八點三十分到天津
上海專電		第二	由北平開浦口
合規元	七錢一九	四下午一次特別快車	每星期
各行市價		五時三十分到天津	六時五十分到天津
大米		西站	上午七點到天津
		站	上午七點到天津

[illegible]

	號	麵粉	每袋價目
二元八角五	三元六角六	三元五角五	二元八角五
上午七點三十分	下午二點	上午九點十五分	下午四點三十分
由塘沽開天津	由天津開塘沽		

目錄

天空陰陰的，被灰雲蓋滿，涼風一陣一陣的吹。我站在電車司機人旁，正向慶林春飯莊出發。

我們同班都畢業了，現在要同我們的可愛的母校分離，而且也要同許多位可愛的教我們功課的先生們分離，我們同班都有些不捨得他們；而且戀戀於我們的母校，所以今天我們請所有教我們的先生歡聚一下，同我們同班大家快樂的聚會一次。

上天很乖，偏好今天天不出太陽，省得晒我們！我在車上被風吹透了，有時我脫去帽子，露出零亂的頭髮，對着風來的方向一站，髮兒就飛舞起來；我的臉部都給風吹得緊張了。半路上遇到幾位同學，他們都穿得很漂亮，尤其是君。今天顯得更加穿進嘴去了。我聽着他們在車上互相談天，但是我沒有法子可以穿進嘴去。

慶林春在西長安街一帶，但是我却不知道他的地址到底在那，當我在車上忽然轉頭向北，看見一個白牆上寫着「慶林春□□」五字時，我多心急呀！車還一直馳往前去，我曾想過：「跳下去吧」！但是我心中却又怕跌傷，五秒鐘以後車停了，幾位同學和我先後下了車，因為慶林春已在我們後邊，所以不得不往後退走。如同沈君說的一樣：「別看電車走幾秒鐘，人走起這五秒鐘的路途就遠了。」真的，我們走了幾十分鐘才到了飯莊的門前；這時，已從灰色的天空墜落下稀疏的幾滴細雨了。飯莊門前立着幾個夥計，不知在作什麼。我們很自然的往裡走去，一個飯莊裡的夥計迎上前來，問我們一句什麼話，我沒有聽清楚。怎樣回答他，我也不知道。只聽他「〇」了一聲，對我們伸手作請往裡走的樣子，又向裡面呼喊了一大

本刊合訂本已出至第五冊。每冊實價三角。欲購者請向本報發行部接洽。

華北日報副刊

聲：「九號！」

我們負負的前進，在狹廊裡。等到拐了一個灣，就看見小小的院子，同緊密的房屋；在牆角又有幾個長圓形的木盆，裡面靜靜的游着幾條小鯉魚。我們定的房子是八號同九號合起來而成的一間大房子，位置在最外面的一層院子裏，可以說是南廳。我們入了矮小的門後，突然覺得緩和了。屋裡的空氣的確是熱的，而且是悶人的，因為我是剛由外面涼氣中進來的，當然覺得屋裏太悶人呀！我脫鞋去上帽子向掛衣的銅釘上一擱，巧巧的却掛上了！這時我在地板上自在的慢步的走來走去，也有工夫看看屋裏的裝飾了：房子還够漂亮的，却總有一股飯店的特有的氣味。牆上幾乎掛滿大大小小的對聯，那上面的字是好是壞的呢？我想好的字，絕不會掛在那兒的！靠近窗戶的木牆上，有幾十個大黑鐵釘子嵌着，這是使這間房子難看的一大原因。房子里大擺着一張長方桌子，用很白的桌布鋪在上面，這面上很整齊的列着一打茶碗和瓜子四盤，還有一個裝洋火和架香煙的鐵器，桌子周圍有許多個椅子。在這棹子的東西隣，很整齊的每邊擺着一個大的圓桌子，上面已擺好十二份的盤子，匙杓，竹筷子和小紙幾張，更有幾盤水果，死板板的放在桌上。此外屋裡還放有幾個小桌子，是預備放零零碎碎的東西的。因此屋子裡的地方，給這些東西佔了過半數。所請的先生們一個還沒來，我的同班已來了過半數。我們坐一會兒，站一會兒的談着天。其實我很難受，屋子裏太悶氣了，雖然有許多大巴蕉扇子，在窗戶的附近掛着，我也很懶得去拿，所以不得不時時走出房外，在廊下呼吸一下比較涼快的空氣，並且又同時可以看看那位先生來了。頭一個來的是吳先生，是我們的英文，物理兼化學的一位小頭高身子的教員，他的頭髮十分細軟，又十分稀少，因此我們給他一個很好

更比較客氣了。後來，同班們也繼續來了，先生們却來了幾位。長方桌子的四圍已經坐着吳先生，馬先生，沈先生，李先生和趙先生，同學都到齊了。

這時，房外的雨已經傾盆的倒下來。我有時注意先生們和同學們的談話，然而雨打在地上的聲音比着別的更能引誘我。我時常在亂響着話的房裏靜下心來聽着答答沙沙的兩聲。今天我們和各位先生之間好像更加無拘無束了，李君拿着烟自在的吸，當着沈先生馬先生 and 所有的先生面前，更有幾君，他起初只敢在廊下壓，我就半笑半逗的向他說：「敢在裡邊吸嗎？」他說：「那算什麼！」他就將半烟放在口邊，走近九號房門口，却突然又將嘴上的煙用手拿下，放到背後，向着房裏看了看，那神氣很好笑，如同小孩子偷吃怕人看見一般的樣子；但是他不久也就敢當着先生面前吸起煙來了。時間雖然已經到了，但是我們還沒入席，有幾位先生還未來呢！雨又老不止的落了，我惟恐他們來不了，喝！好運氣！三位法文先生冒着雨來了，那位李先生穿着雨衣，本來像騎士的樣兒，現在更像了！范先生還是那有些不高興和心中有所思的樣兒，奚先生是法國人，却同他們一齊來吃中國菜！他們都很和氣的向我們看望，反正，今天沒有一個人不和氣的！隨後孟先生也到來，其實他的病剛好，冒雨前來，真是對他不起！羅先生來時我不知道，但是他留着那不笑的臉！現在只剩兩位先生未到了——還有幾位先生，因為病或者離了班，所以不能來的除外——我們開始入席。入席並不是請先生上座，我們不懂得這樣多的禮節，我們是對號入座！所以上座下坐上座，一樣，好容易亂忙了一陣，方一個一個的就坐了，這時恰好陳先生來了，他加入我們東邊的席。只剩一位郁先生還未來，我想他一定

怕我們同他再鬧吧！所以不敢來了，但是，誰能斷定他一定不來呢？我們已經打電話催請他去了。

桌上的桃子十分引誘我，好似他在笑着歡迎我的吃他，所以在人人未動手以前，一個桃子已經放到我的口中了。來了幾件冷葷菜，於是大家動手吃，酒同時也來了，差不多人人盆內都被斟上一滿盞，這是卓君和我的，却自己倒下白色的汽水，拿來當作白蘭地吃。因為我們兩個都不會吃酒，而且也不愛嘗試。我們兩人拼命拿桃吃，十分野的將小桃子一撕，撕成兩邊。我一邊，他一邊，只幾口就吃完了！我們笑，我們喝；先生們和同學們猜拳，吃酒。我目睽着他們，聽他們大聲大嚷：「七巧，五魁手，哥兒倆個好……」

真真熱鬧！同時又有二部份的人猜軟拳，那就是用手裝出紙，剪刀，鏰子三種互相關鍵的遊戲——將手指五個全伸出是紙，能勝五個手指全不出的人，五個手指全不出是鏰子，意欲紙包鏰子。鏰子又能勝剪刀了。剪刀的手法是伸出第二第三兩個手指來，意欲鏰打剪刀，剪刀又能勝紙，意欲剪刀能剪紙。這樣猜拳以賭酒是我的同學興起的。這種猜拳法即使能來「七巧」的人反常常敗北，因為他不會運用七巧——一樣的本事來用在這軟拳上啊。

菜來了！大家叫了！「一，二，三！」就伸匙跑去拿菜，吃的十分痛快。那邊桌上，好似比較我們東邊桌上的人吃得斯文些，也許因為吃飯大將都在我們這邊吧！但是那邊的同學却是能吃酒的，李君，王君，沈君和龍君這幾位都在那邊，更加上奚先生是一位大酒量的人！好！看吧！他們每人敬奚先生一杯！那他們自己也得有點酒量方敢敬酒呢，我們只以吃菜為本事，對於他們吃酒，我雖然不贊成，却不能反對他們，他們有自由權啊！所以我只在旁邊看他們互相灌酒，互相猜拳，互相賭酒上天給我們一個這樣好的日子，

我們高興與的在這兩天中，盡興的享樂。先生們和我們格外密切了，平常莊嚴的先生今天也和我們猜起拳來！這能說不是我們最快樂的日子嗎？菜一個一個的也，但是吃酒的人多，而專注意吃飯的人少！人人給酒迷住了！但，如果今天不盡歡，那裡再找今天去呢？

菜已經都來了，已快到收席的時候。許多同學都有些醉意，他們有的坐在椅上，休息着，頭兒垂下，彎着腰，有的却還在殘席上飲酒，許多位先生也已離了席，坐在一邊歇着，猛然間平旦不同我說話的熊君走來，手裏托住半杯酒，向我說：「曾十！我們共飲半杯！」啊呀！叫我怎麼辦呀？喝酒嗎？「不會！不喝嗎？」怎麼回答呢！他那雙醉眼很誠實的求着我！我立刻連連行禮，告他我不會，真真抱歉！他一連催了我三次，我都謝却了，他方走去，我又吃了一碗粥，方立起身來，到西邊桌旁，看他們殘席上的狂歡。王君是一個矮人，却還在桌上，看他的樣子還很像清清楚楚的，但平日他不知怎樣法國語言，現在却向奚先生連連灌酒，每當奚先生謝却時，他就「*Je ne sais Pas*」或「*Je ne sais rien*」說時眼睛斜視，那樣子真好玩！沈君也有些醉意，伴着王君灌奚先生；王君還在很精神的喝呢，熊君却走來走去，很寬的亂被人家灌。我們站在旁邊看熱鬧的很多，個個笑着，看他們的結果。奚先生很聰明，人家給他倒了一大碗酒請他喝，他却喝了一小杯，後來人家說同他共盡一杯，他却將杯子仰了一仰，人家酒進了胃而他的却留在杯內！同學裏最棒的，就是這幾位了，但是他們竟年紀小，不高同大的人一樣，能受酒的力量。他們每人至少喝了有三十多杯呢！後來酒沒啦，王君却還要，奚先生可不幹了，所以人人都休息着。王君已醉昏上來了，他向奚先生說不通的法語，引得旁聽人全笑了。王君

華北日報副刊

本刊合訂本
第五冊要目

木天：豐饒的城塔什干（譯）
 宗堯：論讀關於文學的書（譯）
 契闊：四封通信——談「澤瀉集」
 陳翔鶴：大姐和大姐聖經的故事
 魁之：好哇

尚有婦女」，現代國際」，徒然」，跡」，新綠」等週刊。

華北日報副刊

又走到沈先生處，將一支手放到沈先生的肩上一支手拿了一支煙，很自然的一面談天一面吸煙。人人都知道他醉了，都不敢問他怎樣鬧，恐怕逆了他的一點點話或動作就要發生意外事。半醉的沈君將汽水瓶子踢翻了幾個，走到王君身邊，用力打了一下他的背，還說了些什麼的笑着。李君熊君這時還沒有怎樣。陶君這時在笑了，這是碰的毛病，若是酒吃多了，一定先笑而後哭！現在，大家提議唱歌，我們就先後唱着我們學校校歌。當我們唱時，先生們都裝似的聽，他們的神氣很使我奇異。我總覺得他們很留戀我們這一班似的！拍手聲歌聲混成一片，人人都拼命的唱，喉嚨也幾乎啞了。

便踏到水中。熊君還是一路哭着，一路顫顫癡癡的走着，瞎說着，從他的口中一陣陣送出酒氣來，一直送他們三人到王府井大街後，我就向他們告別了。

我一人平滑的大街上慢慢的走，在雨後涼空氣中，清涼繞住我的周圍，將我久乏的腦子清醒了。我想着今天的宴會中的種種情形，不禁心中躍出：「好宴會！一個先生同學生的聯歡會！他永久在我腦中留下一個痕跡，我忘不了他！」雨後的夜晚格外清靜，遠處的星星般的燈發出淡光，在夜色中，在清涼的空氣中，我一個人慢慢的走着。

一九二九，六，二十九日下午。

隨筆一則

侯樸譯

——選自 G. Gissing 著，Henry Ryecroft 的雜記的第一部——

！好容易由陸君担任看管王君，李君由我把他請到別的位子上，離開醉的王君遠遠越好！陶君不知何時已經倒在他的同伴身上哭了，熱鬧因之已減少許多，王君的臉青青的快要吐的樣子。

外面的雨已經停止，我們屋裡也漸漸靜下來，熊君又突然哭起來，真是怪事！他的哭法很好玩，一陣哭，一陣唱，一陣笑的！怎麼辦呢！樂極生悲，我怎樣勸他停止，他也不依，一直的哭。熱鬧的時期完全流過去了，現在却是預備怎樣送這幾位醉同學回家去。我同卓君担任送熊先生二君，別的不醉的同學也各担任送別的醉同學回家去。他們四人先走了，在黑暗的大街上，伴着兩個醉人走路是多困難呀！他們左右的亂跌，腳陷在土上很重的響着，

一個多星期我沒有動筆了。在這七個整天之內，我一點東西也沒有寫，就連一封信也沒有寫過。除開一兩次的疾病之外，這是我以前的生命中未曾有過的事。我的過往的生活，全靠着不穩定的勞力作來維持着。那種生活並不是那人人都應該享受的「爲生而生」的生活，而却是永遠地處於恐懼的鞭笞之下。我們掙錢應該是爲其他的目的的，而我三十多年來——我是從十六歲起便自謀生活的——却把掙錢看爲目的的本身。

我能够想到我這枝老筆管一定要對我懷着一種譴責的心情。牠不是侍奉我很好的嗎？爲什麼我在快樂之中，竟把牠放在一邊，使



統一革命力量

國民政府

為令遵奉案據審計院呈稱... 財政部... 建設部... 農林部... 工商部... 教育部... 司法部... 內務部... 外交部... 各部會同辦理...

北平地方法院... 天津地方法院... 審理案件... 判決結果...

Table with 2 columns: Name (姓名) and Address/Phone (住址電話). Lists lawyers and their contact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for '夢遺滑精' (Nocturnal emission) medicine. Includes text describing symptoms and benefits, and a list of addresses for the medicine's distribution.

Large advertisement for '本報敬告' (This newspaper respectfully informs). Contains text about legal matters, court decisions, and public notices.

Large advertisement for '淋濁保險' (Gonorrhea insurance) and other medical services. Includes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reatments and insurance policies.